

昨前两天,本报五楼会议室 上演感人的一幕幕亲情大戏 千里寻亲:泪与坚持

■记者 陈绵绵 孙文静/文
许良钦/图

这一次,他们来了70多人,河南洛阳、偃师、三门峡、安阳,还有山东滨州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念想——寻亲。

他们寻亲已有好多年了,这次是第一次来瑞安。

他们当中,有的人带着病痛坚持来到现场,有的人旧病复发中途下车托人捎来资料。

他们说,在家乡,本有着安逸的生活,为了寻亲才一再奔波,因为他们知道,寻亲是一生的牵挂,不努力寻找将遗憾终身。

前天和昨天上午,由本报民生热线部和“河南寻亲团”联合举办的寻亲会,在本报举行。

现场的每个人都有一双写满渴望的眼睛。如果不是亲眼目睹、当面聆听,很难想象这些渴望团聚的面孔背后,有着怎样的艰辛。



一份感动

平阳老先生赶来找小妹

“昨天看到《瑞安日报》上登的寻亲会,我突然就想起我的小妹,找了十几年也没找到,就算再忙也得过来看看,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”来自平阳的陈志尧一早就拉着外甥赶来寻亲会。

“我家有8兄妹,送出去的是最小的妹妹叫陈志娟。”陈志尧说自家虽是平阳人,但妹妹是被送到瑞安福利院再送去河南的。

一对老夫妻牵手来找女儿

在现场,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手牵手相伴而来,老人仔细地看着“寻亲牌”上的照片,比对信息。可能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,老人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们想找1979年农历八月二十三出生的女儿,今年该有33岁了!”老人告诉记者,“当年我们夫妻

没有具体信息也来碰运气

“他们千里迢迢从河南赶来,寻亲会就在我们家门口,不过来对不住自己的心啊!”张先生从报纸上得知“寻亲会”在本报举行,也匆匆赶来。

“我要找的妹妹,是1952年或1953年出生的,没有具体信息,只知

俩都在厂里上班,按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一个孩子。送出去的是老二,自从生下她后,我们就躲躲藏藏将她寄养在亲戚家,养了半个月,还是被发现了。我们迫不得已才将她送去福利院。”回忆起当年的那段经历,老人不禁老泪纵横。

道腿上有个胎记,哪条腿,胎记大小都不太清楚。”张先生是前来寻亲的家人中掌握线索最少的,可能找到的希望也最渺茫。他说,不来心里会有遗憾,不管能不能找到,他都不想错过机会。以后,他还会继续寻找。

一份希望

举家来认亲

本次到达现场的“瑞安家人”中,人马最“扎”的首属王家。王先生告诉记者,他要找的是他的妹妹,今天,他的大姐、二姐、侄女儿,还有妻子都来了。就盼着能在现场找到他们寻找了几十年的妹妹。

在现场,他们目光扫视着在场的寻亲者们,可惜都没眼缘,不过他们不放弃,个个仔细比对“寻亲牌”上的照片和信息。

“看!这张笑起来的照片和大

带着“全家福”前来

寻亲会接近尾声,吴先生还是迟迟不肯离去。因为在现场,他发现张云霞和自己的姐姐们长得非常相似。

“这张全家福是多年前拍的,就是为了方便寻找。”吴先生指着“全家福”向记者一一介绍家人,“本来他们都过来的,可是一个家里办厂很忙,一个出去旅游了,一个……所以我当代表先来看看。”

拿着“全家福”,吴先生终于找

“我们都是川字型手纹”

“有川字型手纹的寻亲者吗?”陆女士一到现场就问。她要寻找的是约1959年出生的姐姐。她所掌握的信息仅是姐姐在七八个月大时被送出,大致时间是二三月份,当时身上包着直条紫红色斗篷,雪青和白色里衬;戴着毛巾做成的猫儿帽,放在温州大南门的厕所边。

陆女士说,她家六姐妹都有川

姐简直一模一样!”“是啊,你瞧,鼻子、嘴巴都很像!”“她本人在哪里?叫本人来比比看!”看到“寻亲牌”上刘近迪的照片,顿时,一家人喜出望外。

后来询问得知,刘近迪因为要上班这次没过来。王家和她在电话里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,发现出生时间还有血型都很吻合,成功希望非常大。于是她们约定有机会见面再作进一步确认。

到了非常有眼缘的张云霞,对比照片,他发现张云霞和自己的姐姐们长得有些相似。“你看,她和我姐姐眉毛很像,眼睛也是大小眼,鼻子、嘴巴也都相似,血型也对,年龄也对上。惟一不对的是耳朵,我们姐妹都有大耳垂,可是张云霞没有。”

“我们互留电话号码了,接下来我会把张云霞的照片带回去给家人看,如果家人都觉得像就再约定时间去做DNA。”吴先生告诉记者。

字型手纹,这是寻亲最大的线索,因为有川字型手纹的人很少。

在现场,陆女士终于发现了有此特征的曲润月的寻亲资料。可惜曲润月远在新疆。陆女士和曲润月通了电话后激动地告诉记者:“她的声音和我一个姐姐几乎一模一样!”

陆女士表示,回去后会与曲润月继续接触了解。

一份艰辛

睡在大巴上

此次来寻亲的队员中,有些家庭条件并不好,他们平时省吃俭用,为的就是能来家乡看看。

53岁的马富莲是第二次跟着寻亲团来温州寻亲,尽管寻亲之路非常艰难,但她的家人都很支持。今年,女儿特地请了假陪同她一起过来。母女俩为了节省住宿费,一路上都睡在大巴上。

郁闷的质疑

中午,队员们都吃饭去了。空荡荡的现场只剩下程秀君、刘金凤、梁金云3人,无精打采地啃着自己带的冷面包和几包榨菜。

记者了解到,她们3人都来自河南安阳,原本安阳也有一支四五十人组成的寻亲团,他们从2006年开始就每年出来寻亲两次,可出来一次,失望一次。今年除了她们3人之外,没人愿意出来了。她们10月1日出发,辗转了好多地方,直到10月8日,才在台州与这支团队汇合前来温州。

“出来时,我丈夫把我送到车

或许是最后一次

此次来温,他们筹划了半年多,最终前来的有70多人。他们都年过半百,他们的父母年岁则更高,很多信息都缺失了,寻亲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。

“本来这次来的人更多,可是由于客观因素,有些身体吃不消,

“车上空间小,而且停在路边很吵闹,昨晚我们一夜都睡不着觉。早上我和女儿很早起来,想出去吃早饭,进了一家店说一碗稀饭3元,一根油条2.5元,比我们河南贵多了,后来我和女儿就在路边摊上花了1元钱买了3个面包吃了。”马富莲说,“我们不怕辛苦,只要找到亲人,苦点累点都不算啥!”

站,昨天我女儿还发来信息鼓励我。可是寻亲之路太难,走得太辛苦!”程秀君告诉记者,她出来寻亲已有五六年,可是毫无音讯。

“记者同志,你说我们脑子有问题吗?辛苦也就算了,可是一路走来,质疑的人很多。有人说我们还有什么,脑子是不是有问题;甚至有人还说我们认亲是来图钱财的。听到这些话我真的很心寒!说实话,我现在的家庭条件很不错,家里有四五套房子,不愁吃穿,出来寻亲只是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!”程秀君说。

有些工作离不开,好些寻亲者都没能前来。”寻亲团的团长刘慧珍说,大家年纪都大了,身体条件也每况愈下,或许他们再也没精力组织这样一场大型的寻亲会。这可能是河南寻亲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瑞安。

(下转第4版)

